

杜甫全集  
1



珠海出版社

# 杜 甫 全 集

(清)仇兆鳌 注  
秦 亮 点校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全集/杜甫著

ISBN7-80607-209-8/I·144      ¥80.00 元

I. 杜

II. 杜

III. 中国—古籍—诗词

IV. I222

### 杜甫全集

终 审:赵洪林

策 划:雒启坤

责任编辑:乔 桑 夏 雪 晁兰丽

装帧设计:董雪桦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62.75      字数:1800千字

版 次: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80.00元

## 前 言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迁居巩县，遂为河南巩县人。杜甫即出生于巩县的瑶湾。杜甫的家庭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和著名学者。由于杜预是京兆（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杜甫常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对于这一官宦家世、书香门第，杜甫感到非常自豪。在《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又说：“吾祖诗冠世。”（《赠蜀僧闾丘》），又嘱咐儿子宗武“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所以，杜甫将“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终生孜孜不倦的事业。

杜甫非常早慧。在他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他曾追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诗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他勤奋好学，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为他以后的诗歌成就打下了渊博雄厚的基础。二十岁起，像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所做的那样，杜甫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他先东南游览吴越，二十四岁时返回东都洛阳，参加进士科举，不中。第二年又游历齐赵，直到开元二十年（741）才回到洛阳。天宝三

载（744），他在洛阳结识了伟大诗人李白，二人相邀同游梁宋，同游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诗人高适。后来高适南游楚地，李、杜二人则北上再游齐赵，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饮酒论诗。在《壮游》诗中，他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漫游的生活豪放而浪漫，李、杜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不少诗篇，如名作《望岳》及《画鹰》等，表现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前途和能力的乐观自信。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迎接他的是十分冷漠的现实。这一年，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将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全部黜落，却向昏庸的唐玄宗上表称贺“野无遗贤”。杜甫落第后，困居于长安，不断地向王公大臣们投诗干谒，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还向玄宗进献了《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只为自己博得了一些虚名，却并无实际效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满腔的愤激信口而出。从天宝四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终于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正八品下阶的小官时，杜甫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十年。这十年之中，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常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辛酸使他对下层贫困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对黑暗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而转向深沉。他处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耳闻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对潜藏的社会危机也有所预感。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而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冬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既是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向我们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大

乱将至的社会图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已走向成熟。而他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和写实作风也在此时奠定。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官定后，即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视家小，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到十一月，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第二年六月，长安被叛军攻陷，杜甫也带着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后，就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到灵武去投奔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到长安。诗人在长安，目睹叛军烧杀抢掠的惨景，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以及《春望》、《月夜》等名诗。到至德二年三月，杜甫终于从长安城中逃出，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为褒奖他的忠心，授为左拾遗。职位虽低，却责任重大。不久，丞相房琯因陈涛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上疏营救，言辞激切，得罪肃宗，几乎定罪。闰八月，他离开凤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写下了《羌村》三首和著名的长诗《北征》。这一年秋天，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自鄜州入京。因疏救房琯之事，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回河南旧居探亲，沿途目睹江山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同年秋天，因朝中宦官李辅国专权，对政治感到失望，加上关辅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毅然弃官，携家小前往秦州，十月迁于同谷。一路上，诗人拖儿带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了《秦州杂诗》三十首和《同谷七歌》等诗。但国谷并不易居住。由于无衣无食，一家数口几乎濒于绝境。同年十二月，杜甫只得前往成都投靠高适等故友。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诗人饱尝国破家亡的忧患痛苦，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存约249首），对当时灾难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血泪有着深刻而真实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因此被后人

称为“诗史”。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终于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筑了一座草堂。诗人漂泊多年，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因此写了不少描写村居乐趣的诗，如《客至》等。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在成都尹兼御史丞严武的资助下扩建了草堂，开辟了田地，带着几个孩子种菜种药，养鸡养鹅，俨然像个老农一般。广德二年（764），严武向朝廷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甫为“杜工部”。杜甫入严武幕中六个月，因不习惯幕僚生活，又回到草堂。在成都这一段时期，杜甫生活比较安定，但他并没有忘记贫苦受难的人民，写下了《枯棕》、《病橘》等诗，对人民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最有名的，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于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云安，第二年的暮春抵达夔州。在这里，他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住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抓紧时间多写诗，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下了430多首诗。这些诗篇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圭臬，特别是七律诗，如《登高》、《阁夜》等，悲壮苍凉，沉郁雄放，千古不朽。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想回河南老家。他先从夔州到江陵，却因河南发生兵乱而受阻。半年后，他改道抵达湖北公安，年底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更差，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投靠亲友，他不得不再向南行。大历四年（770）四月，军阀臧玠在潭州作乱，兵荒马乱之中，已经折回潭州的杜甫只好再往南逃。船行到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杜甫一家人饿了五天五夜，幸亏县令聂某闻讯后送来牛肉白酒，才免于饿死。船只无法前进，杜甫只好又折回潭州。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杜甫病

死在由潭州到岳阳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支撑着身子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这首长达七十二句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诗中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一直到去世，这位忧患一生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

和李白一样，杜甫的身后十分萧条凄凉。他的灵柩一直埋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偃师，埋葬在其祖父杜审言的墓旁。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思想性方面，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他深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对统治的腐朽和祸国殃民，杜甫也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力求做到“毫发无遗憾。”在叙事诗中，他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善于寓主观于客观。他善于将人物的语言个性化，而且采俗语入诗，又极善于细节描写，故写来细腻动人。其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他的诗歌风格多样，时代环境的急速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使他的诗歌形成了雄冠古今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从而被后人尊为“诗圣”。诗在杜甫的手里，几乎无所不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杜甫的诗集，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原有六十卷，但早已散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取秘府旧藏本和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共八种八十九卷，去其重复，得诗1405首，按年代先后编为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题为《杜工部集》。以后的各种杜集，皆以此书为基础。后来不断辑得佚诗，到南宋郭知达所编的《杜工部诗集》，已有三十



六卷。明清时代，注家蜂起，号为“千家注杜”，今存者尚有百种以上。最流行的本子有明末王嗣爽的《杜臆》、清初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王嗣爽的《杜臆》一反南宋至明代一些杜诗注解者只训解典故、征引繁琐而忽视诗歌主旨内容的做法，努力探索和发掘杜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艺术分析方面也颇有见地。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对史实考订甚详，注引丰富。杨伦的《杜诗镜铨》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评诗多独立见解，足资参考。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集前人之大成，征引繁富，考证精密。清康熙三十三年，仇兆鳌为翰林院编修时，将此书奏进康熙皇帝。全书凡诗注二十三卷，杂文注二卷，后以逸杜、咏杜、补杜、论杜等为附编上下二卷。其总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集杜、仿杜等条目，有目而无书，似是欲为续而未成。每诗各分断落，先诠释文义，而后征引典故，列于诗末，便于阅读欣赏。本书即以仇氏《杜诗详注》排印而成，删掉了正文中的异文和注音，改为简体横排，改名为《杜甫全集》，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

一九九六年五月

## 进书表

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奏为恭进《杜诗详注》事：

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传谕，翰林诸臣所著诗古文章，抄录呈进，以备御览。臣伏思俚语芜词，本无文理，不足以仰渎尊严，谨录三载以来所著《杜诗详注》二十五册，须呈进者。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风雅垂经内之诗；杜曲千篇，咏歌作诗中之史。上承三百遗意，发为万丈光芒。前代词人，于斯为盛；后来作者，未能或先。自《国风》降为《离骚》，《离骚》降为汉魏，渊源相接，体制日新。晋宋以还，陶、谢之章特古；齐梁而下，阴、何之句斯工。其余月露风云，但知流连光景，虽有唱酬赠答，奚足陶冶性灵！迄乎三唐，专攻诗学，朔贞观作人之盛，至开、宝右文之时，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学成。昔人谓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盖其笃于伦纪，有关君臣父子之经；发乎性情，能合兴、观、群、怨之旨。《前塞》、《后塞》诸曲，痛书锋镝阡危；《三吏》、《三别》数章，惨诉阊阖疾苦。自麻鞋谒帝，而草疏陈言。涕洒青霄，方听军前露布；汗趋铁马，早瞻陵上云飞。筹邺下之师围，阃专貔虎；看安西之兵过，力捣鲸鲵。李泌归山，收京而怀商老；汾阳释甲，赴陇而议筑坛。当剑阁初经，已虑英雄据险；及夔江久客，仍忧节镇争权。平日欲尧舜其君，非虚语也；书生谈军国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温柔，托诸变《雅》变《风》之体；沉郁顿挫，形于曰比曰兴之中。宋人得其议论峥嵘，别开堂奥；元世沾其风神秀丽，窥见户庭。后之解杜诸家，非不各据心力，意本浅也，而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

使远。引征古典，但汭流而忘源；采摭稗官，犹得此而遗彼。从前注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笺，亦将十种。或分类，或编年，今昔互有同异；于分章，于解句，纷纭尚少指归。世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皆不可以读杜，岂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注其诗乎！臣于退食馀闲，从事少陵诗注。本文先释，依欧氏之解《诗》；故实附详，仿江都之注《选》。只恐面墙等诮，漫然学步贻讥。兹者，恭遇皇帝陛下聪明天纵，学问海涵。诠释《五经》《四书》，允矣开来而继往；发挥《通鉴纲目》，洵哉静圣而动王。典训心传，创垂万年谟烈；古文手辑，网罗历代英华。宸翰勒之岱宗，快睹翔鸾翥凤；诗章光于孔壁，式瞻复旦卿云。幸际昌时，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窥中秘诸书。臣少习遗经，粗通章句，壮游艺圃，谬握丹黄。青琐追趋，何有郊坛之三赋；白头尸素，曾无春殿之七言。蒙谕献文，只惭末学。伏惟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见乾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兼四始六义以相参，知古风近体为皆合。愚蒙一得，冒达九重。倘邀清燕之鉴观，以当采风之陈献，庶前修生色，而新简垂光矣。谨以所注诗赋二十四卷，并连谱序传文，缮写完编，装潢成帙。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随进以闻。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上表。

## 序

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犍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有一时不痛瘵斯世斯民者乎？读其诗者，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邛山路上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官，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

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馀悲，悄乎有馀思也。臣于是集，砉砉穷年，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楛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第思颛蒙固陋，纰漏良多，幸逢圣世作人、文教诞兴之日，从此益扩见闻，以补斯编之网略，是又臣区区之愿尔。

时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岁长至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谨序

## 《旧唐书》文苑本传

刘 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朱注】《晋书·杜预传》云：京兆杜陵人。又《周书·杜叔毗传》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公自称预十三叶孙，其为尹之后明矣。后又自襄阳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园，都在巩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诗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岳赋表》亦云：“臣本杜陵诸生也。”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甫天宝初，当作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拜左拾遗。【朱注】公自京师西窜，谒肃宗于凤翔，《旧史》误也。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帅剑南时，史误。辩详诗集。上元二年冬，当作广德二年春。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据《新书》在武再帅剑南时表荐者。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褻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此句当删。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义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而适卒。【朱注】适自西川入朝，在严武再镇前，拜散骑常侍，乃卒。《旧书》误也。宝应元年，

避徐知道之乱，入梓州，居东川者三年，亦未尝依高适。辨详年谱。是岁，崔宁杀英义，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颇久，其时江陵无警。《旧书》曰“未维舟”及“江陵乱”者，误也。公尝往来梓阆间，《新史》云往来梓夔，亦误。二史载居夔下峡事，皆不详。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当作大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唐诗纪事》谓公卒于岳阳。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齷齪，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朱注】唐《本事诗》：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酉阳杂俎》：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按饭颗山头诗，《太白集》不载。柯古所言，特据流俗传闻。又子美未尝为考功，其诬可不攻而破。刘昫以之入史，谬也。苕溪渔隐亦有辩。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余读诗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懒未就尔。”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铭见末卷。

## 《新唐书》本传

宋 祁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本集原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预京兆荐贡，而考工下之。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朱氏曰：献赋在天宝十载，《新史》误云十三载。辨详诗集。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会禄山乱，天子入蜀，原注：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于范阳。明年，改元至德。六月，禄山犯长安，车驾幸剑外。七月，即位灵武。甫避走三川。三川县属郾州。肃宗立，自郾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觐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讪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郾弥年，艰窶，孺弱至饿死，朱氏



曰：公之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兆赴奉先时事。若往鄜迎家，则在至德二载。《新史》盖误，当以《奉先咏怀》诗正之。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遗移华州掾。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乾元二年夏，甫弃官，去华之秦。十月，发秦州。十二月，离同谷，至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原注：广德元年，甫补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郑国公严武复出节度剑南东西两川。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朱氏曰：此说出《云溪友议》，不可信。辩详诗集。鲁豈曰：以甫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交印入覲，史当失之。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耒阳县，在衡州之东南。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新书》谓公卒于牛肉白酒，此踵《旧史》之讹，黄伯思已力辩其诬。详见年谱末条。本集原注云：子美之卒，当在衡湘之间，秋冬之际。元氏墓志，略见本末。唐史氏惑于刘斧《摭遗》小说之言曰：子美由蜀往耒阳，以诗酒自适。一日，过江上洲中，饮醉，不能复归，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子美为惊湍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死而死，葬于此矣。以此闻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语。信哉史氏之讹矣。按：此说欲辩牛酒饮死之诬，而反坐以涨水漂溺之惨，与李观补传，同出俗子妄撰耳。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今东京城东南隅雉台是也。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